

30 黄河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划：刘 淳

黄风 / 主编

短篇小说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1985—2015

长篇小说梗概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 文学评论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短篇小说

黄风
— 主编

30 黄河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划：刘 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短篇小说 / 黄风主编.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78-4541-0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1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6007 号

书 名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短篇小说

主 编 黄 风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1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41-0

定 价 49.00 元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编 委 会

主 任：杜学文 张明旺

副主任：杨占平 刘 淳

编 委：黄 风 王国伟 张 发

周山湖 周燕远

序

杜学文

就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一方面，文学风生水起，活色生香，表现出空前的活跃。这种空前的活跃至少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重要作家。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在文坛产生影响的“老作家”重新焕发出创作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日后将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更为年轻的作家。这些人基本成为今天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二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十分踊跃。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作现象，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创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众语喧哗式的关于创作理论、审美范式、文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讨论、议论及争论。这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反思、坚守，也有对外来理论的译介、传播，更有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文学与时代、社会、人生、文化、价值观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等等。三是文学阵地快速扩张。恢复了一批文学刊物，创办了一批文学刊物，这些刊物的分众化现象初现等等。这种空前的活跃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也反映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以及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后社会，包括文学转化的兆始。在这种众语喧哗的繁荣之中，也隐含着文学的分化时代即将到来。这种分化在当时

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已经显现出比较明显的势头。主要是，创作方法更加多样，作品样式更加丰富，审美追求的不同体现，以及在这些现象背后所暗含的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无疑带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式的繁荣。但是，其中也表露出人们的某种迷茫、偏执，以及非文学化、非道德化等不仅仅是涉及文学样式、风格，同时也涉及价值体系的选择等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不仅是关乎文学的，也是关乎社会、文化、历史的。比如，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传承新建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等问题。事实上，在空前的大繁荣之中，包含着空前的大分化。这种分化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也隐含着在繁荣之后将要出现的挑战、危机。事实证明，在此之后不久，文学进入一个“无主题”的时代。文学的地位、影响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显现出弱化的趋势。在许多方面，文学甚至被技术、资金等绑架。文学关于提升净化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激发人们向善向美的功能也受到了考验。文学与时代，与我们生活的物质文化背景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的问题。

但是，不论时势如何变化，文学仍然存在，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可或缺的魅力。文学的旗帜在人们的物质精神天地中仍然猎猎飘扬。《黄河》就是在那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出现的，并在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坚守着自己文学的品格，经受着时代变迁的考验，执着地、顽强地、甚至有些无畏地存在着。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刊物出现了。这是文学的幸运。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有许多文学刊物消失了、转向了、改变了。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话语成为我们关心的话题。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不再关心，不再讨论。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各类刊物推出了许许多

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出手不凡，手段了得，影响广泛。但是，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一些人们不再以培育文学的新生力量为己任，而是以追求生存为当务之急。但是，《黄河》没有。《黄河》走过了三十余个年头，见证了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进步，更替了几批编辑人员。但是，她坚持文学的原则一以贯之；为中国文学助力呐喊的原则一以贯之；在文学面临挑战、困难的时刻，她不改初衷、一往无前的品格一以贯之；表现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追求中的思考、奋斗一以贯之。

作为一种大型文学刊物，《黄河》诞生在黄河岸边、黄土高原。但是，《黄河》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刊物。从她诞生的时刻起，《黄河》就至少把目光投射在中国的文坛。她重视以山西为主的地域文学的发展，但是，绝不保守，绝不封闭，绝不画地为牢。《黄河》刊发了大量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诗人、学者的作品。我曾经说过，非常佩服当时为这个刊物起名的人们。他们那时就没有准备把《黄河》办成一种地域性的刊物，而是要以此来表达对黄河以及因黄河而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关注。这种努力使《黄河》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舞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刊发了大量的晋地之外作者的作品，其中一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马波（老鬼）的《血色黄昏》、杨志军的《海昨天退去》等；中篇小说如蒋子龙的《阴差阳错》、阎连科的《乌孩诞生》等；诗歌如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北岛的《回顾与思考》、欧阳江河的《博尔赫斯之谜》等，以及大量的其他体裁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以及被列入《作家书斋》栏目中的文章，多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学者所撰。所以，今天我们回顾《黄河》三十年的历程，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回顾。从中可以领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某种缩影。在这里，我们

可以感受到，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义无反顾地到来时，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改变自己，并推动社会进步的。

《黄河》也是一个汇聚了各色作家的刊物，为山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个刊物固然有自己的编辑方针、风格特色，应该说，《黄河》也是如此。其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对中国社会，包括人们的情感、思想、精神世界及社会实践的关注。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笼统，但《黄河》追求的确是一种厚重的品格。这并不是说她只坚持传统，而是说，她在坚守文学对社会生活及思想情感的关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自身严肃的创新。在这里刊发的作品当中，既有老一代作家、评论家的，也有风生水起、倍受关注的中坚力量的，更有刚刚步入文坛代表着文学未来希望的新人之作；既有晋地作者的作品，也有晋地之外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外创作现象的关注。在刊发作品的同时，《黄河》也非常重视对重要作品、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以及对重点作家的扶持，通过举办笔会、研讨会及刊发对话等形式推动创作。特别是对晋地新生力量的支持，更是创办专栏、不惜版面、组织力量，表现出这一刊物对文学的责任感、事业心。《黄河》不势利，不追风，不苟且，不浮躁，更不会讨巧。在面临诸多困难、挑战的同时，《黄河》坚守了一份文学刊物对文学价值的追求。

如果一份刊物只发表文学作品的话，我认为还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这样虽然可能会为社会提供比较多的情感体验的机会，但还是限制了作家，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与社会的直接对话。其思想的品格、文化的追求，以及刊物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度等方面都会有很多的缺憾。所幸的是，《黄河》在刊发创作作品之外，十分重视对文学流变、文化发展等问题的

直接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严肃的探讨，如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发展变革的讨论，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的不同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学与文化、文明的讨论，文学作品文体、结构的新变，国外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等，都有非常严肃的体现。我们也可以看到，《黄河》刊发了大量的读书随笔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或回顾历史，或思考文学的发展规律，或表达文化心结，或介绍创作心得等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努力不仅提升了一份文学刊物的品质，也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之树，虽然没有现实的功利价值，但却是任何一个时代与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枯萎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将发生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今天，我们的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步入复兴的历史之门。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文学将承担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文学，将如何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何给努力前行的人们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精神力量、情感追求、价值选择？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是文学不能回避的使命。具体而言，我以为这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文学如何引领时代？中国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即将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知、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方法、奋进的勇气。文学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文学无法回避这个既关乎民族复兴，更关乎人类命运的历史时刻，必须表现并推动其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是文学如何完善灵魂？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而精神世界的完善除了内心情感的净化升华之外，更离不开正确价值

体系的重建。怎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涵，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价值观、方法论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之形成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又能够校正现代化进程中的缺陷，并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价值体系、精神资源的新的文明形态，这是文学必须承担的使命。

三是文学如何发展进步？文学虽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但文学当然具有自身的品格。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表现手法空前丰富，风格流派空前多样，样式类型不断出新。但在经过一个急速变化之后，是不是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调整？在吸纳了众多的空前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表现手法、形式体裁、传播技术等之后，我以为文学应该有一个严肃的反思，使文学从外部的变化更多地回归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从疏离人所存在的社会生活回归到“这一个”人与社会时代的融合之中。也许，这种努力将使文学自身的变化出现飞跃，使文学的魅力更具光彩。

我希望，并且更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文学将重新焕发出自己光芒四射的魅力。文学属于时代，更属于人类。而《黄河》，无疑将成为这一新变的重镇。

2015年7月5日于并州

目录

001	难忘的一幕 / 西戎
012	歪脖子老爹 / 聂鑫林
019	草垛边暗红的或金黄的风景 / 吕新
028	生日 / 蔚丽平
038	小城人物 / 张卫平
057	炼银山 / 李东维
065	二弟的碉堡 / 杨遥
075	一百零八 / 王保忠
089	反方向 / 李金桃
098	苦力 / 张石山
120	大柳树车站 / 黄静泉
134	心在南方 / 孙频
148	有个女人叫付静 / 荆歌
162	城堡列车 / 马頔
173	真皮马甲 / 许建国
186	生日殇 / 常捍江

197	死鱼眼 / 杨凤喜
210	有阳光的秋末 / 闫文盛
222	啊，小寇 / 刘宁
239	遗枪 / 张斤夫
251	其实小狗很爱你 / 范玉泉
271	学习游泳是一件困难的事 / 手指
287	半面妆 / 李燕蓉
304	乡事 / 房光
330	投标前戏 / 杜斌

难忘的一幕

西 戎

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家里，除已婚的大女儿去了外地，参军的大儿子、在工厂工作的二女三女以及上大学的小儿子，能回来的，适时都赶回来了。

这几天，全家老少沉浸在节日欢快的忙碌之中。我的老伴俨然司命一切，挽起袖口，腰里系一条印花围裙，精神抖擞地忙进忙出，施展她拿手的烹饪艺术；其他成员在她的调遣下，或打扫房舍，或擦洗器皿，或采购年货，全家无一闲人。就连五周岁的小外甥，也剥葱剥蒜，跟着大人瞎忙。这样紧张紧张地忙了好几天，总算一切就绪。

此时此刻，夜幕降临，院子里贴上了春联，挂起了彩灯，天空有零星雪花飘飞。大家在房里围坐成一圈，十分轻松地一面看电视，一面包饺子。除夕之夜家人团聚的欢乐，似乎从这时起才算真正开始了。

外面传来了噼噼啪啪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小儿子和小外甥早已按捺不住多日的期待，兴致极高地在院子里燃放礼花，那五彩缤纷的焰火，那震耳欲聋的花炮，一时间把夜空照得通明雪亮。雪花在绚丽的焰火中飘舞，忽忽悠悠，一片一片，旋转着向地面落下，好似确有天女在向大

地散花一般。

说实在的，我在家务劳动方面，因为有位能干的老伴料理，原本就十分低能，此时又有女儿们各显其能，更把我比得什么也插不进手去；连平日剥葱、搬炭之类的粗笨活计，也让她们取而代之了。无事可做，只好坐在沙发上，一面欣赏窗外时起时落的焰火，一面听孩子们天南海北的谈笑。

全家人吃年夜饭的时候，因为心情愉快多喝了几杯酒，有点话长，看电视节目时，按捺不住总想给孩子们说点什么。小女儿和小儿子提出来，要我给大家讲个好听的故事，并且附有条件：必得引人发笑，不笑不算。

我答应了。沉思良久，一时真不知该讲点什么好。

“讲打仗！”小外甥满兜的花炮放完了，这时也趴在我的怀里，裂着喜盈盈的小嘴，很有兴趣地恳求着。

“好哇！”我正要说话，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令人一振的节目：许多年过半百的老干部，有男有女，队列整齐，精神抖擞地在放声高唱革命歌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歌曲雄壮的旋律，打断了我的深思，好似又把我带回到那充满战斗活力的青年时代。我仿佛又站在延安山坡上的窑洞前面，放声高歌，向着全中国人民发出抗日的怒吼。

我的小儿子突然兴奋异常，大声嚷道：“我最喜欢这部作品，每唱起来，能给人一种走向生活激流的力量！”

由他带头领唱，几姊妹也跟着唱了起来。歌声雄壮优美的旋律，和着接连不断的鞭炮声，使我们家除夕夜的欢乐气氛，跃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爸，这些老同志和你的年龄差不多，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

我笑着说：“说不定还有我延安时代的同学哩！”

说话之间，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特写镜头，使我看清了一位十分熟悉的老战友的面庞。“看，”我兴奋异常，指着屏幕，“那个大个子，白头发老头，就是当年我们黄河剧社的穆天喜，外号叫穆罗。一个放牛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居然成了全国驰名的大艺术家了！”

“他是演员？”

“最初在剧团搬道具、点汽灯，后来当了寅员。全国解放以后，学了导演，现在在全国驰名的剧作家。他走的完全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

孩子们嬉笑着：“你是说你自己的吧？”

“不，不，我可比不上他，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比我丰富多彩。讲起来，还真能让你们入迷！”

我望着孩子们那紧紧盯住我充满期待的眼神，知道他们是希望我仔细地给他们讲讲。这时，我的脑海里，也便涌现出一幕幕老战友穆天喜的故事来。

穆罗是1938年参加革命队伍的，当时他只有十五岁。我们剧团在他们那个县城演了三天戏，他连看三夜。他的家离县城四十里，又在大山里面，居然能白天放牛，黑夜跑到县城看夜戏。每天回村时，鸡都在咯儿咯儿地叫了。

有一天，我们剧团正在吃饭，门外进来一位穿戴土气的小青年。他一进门，就嗫嚅着说要见剧团团长。

领进团长家，团长不知何事，问他：“你找我干什么？”

他抽了两下鼻子，红了脸，认真地说：“我叫穆天喜，我要唱戏！”

团长惊异地打量他的模样：大个子，留个锅盖头，满带稚气的黑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他，显得既单纯又憨直，说话瓮声瓮气，土音极重。

团长问：“你为什么要来唱戏？”

他说：“我爱看戏！”

团长笑了，他也笑，又抽了两下鼻子。

团长又问：“你们家里人让你来？还是有人介绍你来？”

他不假思索地说：“自动的！”他说这句话时，完全用当地发音，听起来是“此通提刀”，团长被逗笑了，又问：“你是哪个村的？”他说了三个字，因为是当地土话，听起来完全是“称点盐”。团长不明白，问他会不会写，他便在纸上写出了“郑家塬”三字。

团长看后，笑得眼泪都挤出来了：“这怎么能叫‘称点盐’呢？真是外国话。”

就这样简单，穆天喜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此便成了剧团的一员。“称点盐”也就成了他在团里别有风趣的代名。

穆天喜加入剧团以后，大家都很喜欢他，觉得他傻乎乎样儿，有山里人的敦厚。他和同龄的伙伴们相比，个头高，有力气，摔跤、掰手腕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长相粗粗笨笨，排戏选角色，当然还轮不到他，可是团里流动演出时，他很快成了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剧团每到一地，装台、挂幕布、挂汽灯，别人爬不上去的柱子，他能很轻松敏捷地爬上去，而且上去以后，或扎或捆，手脚灵活，好似放牛时在山坡上爬杜梨树、摘野果子吃一样自如。行军时，驮道具服装的牲口，别人跟不了，也喂不了，而他年纪虽小，干得却很漂亮。两头骡子，经常喂得滚瓜溜圆。剧团炊事员老牛病了，他还能帮厨做饭。他最喜欢听到别人对他的表扬，只要大家说：“称点盐是能手，做的饭菜赛老牛。”他就更来了三分劲，想方设法地改善饭菜的花样。有时居然自作主张，悄悄地跑到老乡地里，拔点萝卜、大葱，搞几个青辣椒回来，饭菜便可口鲜美。虽然犯点群众纪律，但是由于没人知道，知道的人也不报告。他这种行为，也一直没有受到过指责，反而是一片赞扬声。

有一次，过中秋节，大家又共荐穆天喜帮厨。就在这一次，他犯了错误，被领导点了名。

战争年月，要面没面，要肉没肉，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怎么过好呢？天喜思谋了好几天，正愁得没法，忽然看见村里还有几条饿得夹着尾巴乱跑的野狗，他有了主意。晚上，等大家睡了觉，他便拿了条绳，揣了两个窝窝，来到村里，用窝窝头把一只狗引到村口的小庙里，把庙门紧关，用绳子把狗脖子套住，然后把绳头从庙院里的一棵柏树杈里穿过去，人站在一边，猛力拉起绳扣。狗的脖子被拉紧的绳扣愈勒愈紧。当狗的身子在半空旋转时，已经一声不响地勒死了。放了下来，热杀热剥，回去连夜烧火煮肉。当第二天大家端着小米饭，就着香喷

喷的狗肉吃饭时，才知道这是穆天喜为了大家过好中秋节，而想出的改善生活办法。

团长找他谈话了。天喜如实坦白，好汉做事好汉当，很有点英雄气概。团长虽然批评了他，说这样做违犯群众纪律，但心里也十分喜欢他，觉得他的心肠好，宁愿自己挨批评，受处分，也要大家吃好。不过为了制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继续发生，团长还是当着全体团员，以穆天喜偷菜、打狗的事情为例，进行了点名批评。团长讲话时，引了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的人物木罗式迦为例，说天喜这种无纪律行为，是农民意识，游击习气。因为团长讲话时，把木罗式迦这个人物说得很生动，大家听得哄哄乱笑。散会以后，不管天喜如何，都抢着去看《毁灭》，觉得穆天喜的言行，确实很有点像木罗式迦。从此，团里人便戏称天喜为木罗式迦。外国名字叫起来拗口，人们干脆省了两个字，“穆罗”这个新别名，便取代了“称点盐”，成为剧团里大家叫起来格外亲切的名字了。后来穆天喜学会写文章，居然成为他有纪念意义的笔名，这是后话不提。

战争年代，剧团里男青年多，女青年少。男女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难免要产生一些超过同志间感情的感情。彼此关心多了一些，最容易惹起其他小青年的恶意嘲弄。只要某一位男的帮助某一位女的做点事，诸如行军背背包，洗衣服从井里提提水等等，被人看见，必然要招来同伴们的一些风言风语。有一段时间，闹得男青年都不敢帮助女青年干活了。可是穆罗根本不管这些，心里也真没有这些邪思杂念，只要女同志有困难，一呼即到，闷头就干。团里女同志都很喜欢穆罗。有一次行军，要过一条大河，气候正是深秋，河水齐腰，冰冷刺骨。男同志蹚着水，一个个都渡过河去了，女同志不敢过，有的也不能下水。这般男小青年，哪里能懂得这些生理上的奥秘，有的非但不帮忙，不体贴，反而耻笑女同志胆小怕死。这时候，穆罗站出来了，他脱掉褂、裤，浑身只留下短裤。一趟，又一趟，把十几个女同志，一一背到河的对岸。他出了大力，做了别人不易做到的好事，反而遭到一些捣蛋鬼的嘲弄，认为穆罗是为了求爱，有意在关键时刻表现给女同志的一种廉价的热情。